

風物 深度

《漫長的季節》：東北文藝復興又一力作，新傷痕「爹味」十足？

在東北，這「天鵝絨式」的傷害，真正的內傷、焦慮與抑鬱，這是改革開放集體遺留的傷痕？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2023-05-20

漫長的季節 東北文藝復興

「這個故事如果用美素的視角來拍，呈現出來的東西和現在的版本沒有區別，我覺得它才能算得上是一部

真正的好劇。」五月的某天晚上，我和一位友人談及中國熱播劇《漫長的季節》，她做出了這樣一個評價。這部劇集在豆瓣網上被50多萬用戶標記，評分一度高達9.5，是近五年來中國國產劇的高峰，也被業內人士視為本年度的現象級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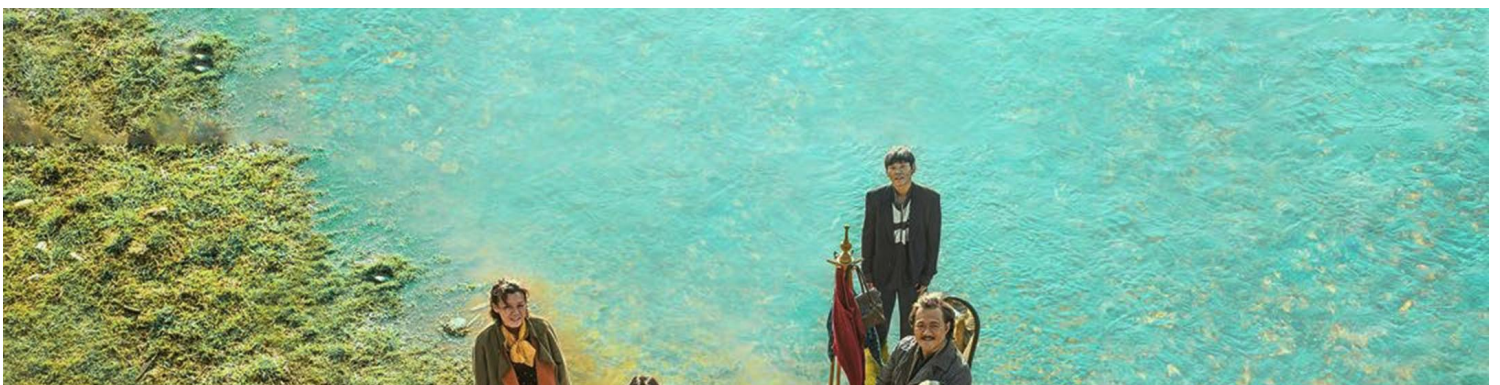
與前陣子上線的另一部網絡劇《平原上的摩西》類似，《漫長的季節》是一部以東北下崗潮為背景的作品，二者在很多地方都有着微妙的互文關係：例如前者由雙雪濤的原著小說改編，後者則由作家班宇擔任文學策劃，兩人正好被視為「東北文藝復興」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80後作家。兩個文本都涉及一個橫跨十多年的兇殺案，及國企下崗帶給人毀滅性的打擊……在經濟改革浪潮中逐步成為失落之地的東北，在兩部作品中都以某種冷峻和殘酷的面貌出現，讓作為奇觀的兇殺成為這片大地症候的表現形式。

兇手是誰早就不再重要，探案和懸念只是最表層的，它描繪的是中國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，悵然若失的情緒和對往昔的留戀，非常符合疫情後經濟下行時代人們的心境。

不同的是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主要關注上一代工人的糾葛如何作用於子一代，追本溯源，造成兩代人幾十年痛苦的根源其實在「文革」就已埋下；而《漫長的季節》作為平台劇集，受到的審查更為嚴格，它無法對歷史進行更縱深的問責，所以選擇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子代糾葛如何作用於父輩的悲劇故事。

《漫長的季節》的主角是三個失意的中老年男人：前鋼廠火車司機王響、前鋼廠辦公室幹部龔彪，和前刑警隊長馬德勝，三人原本都快到退休的年紀，一場意外讓他們重新追查一起18年前的碎屍案。隨着劇情展開，王響去世的兒子王陽和失蹤的女孩沈墨之間一段過往的情感被揭開，埋藏在時間長河裏的秘密終於浮出……

觀看完整部劇集，我們不難感受到主創們的良苦用心，看到最後，兇手是誰早就不再重要，探案和懸念只是這部劇最表層的東西，它描繪的是中國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，充盈着悵然若失的情緒和對往日歲月的留戀，非常符合疫情後經濟下行時代人們的心境。

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「東北文藝復興」又一重要文本

它們多由東北作者創作，無不帶着對過去美好的緬懷，使得敘述主體在現實中的失落與上世紀的榮光形成鮮明對比。《漫長的季節》展現的全是失敗者的生活，被社會拋棄的人。

與一般國產劇集喜歡塑造英雄人物不同，《漫長的季節》展現的全都是失敗者的生活，三位男性主角都是一定程度上被社會拋棄的人，他們希望通過調查罪案的真相證明自己，結果卻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一地雞毛，深刻地揭示出個體生命在大時代中的無奈和不堪，而這種悲劇所指向的是結構性不公和社會失序。

以往，我們只能在張猛的《鋼的琴》、刁亦男的《白日焰火》這樣的藝術影片，以及雙雪濤、班宇和鄭執等人的小說中看到類似的敘事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《漫長的季節》的藝術性和文學性遠超同時期的其它劇集，它站在以上作品的基礎上，成為「東北文藝復興」又一個重要文本，也開拓了國產劇的表達空間。

所謂的「東北文藝復興」，指近年來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的文藝領域表達特別豐富，不僅在電影和文學領域，就連流行音樂都有諸如《野狼disco》這樣的文本出現，而且也被視為浪潮的一部分。它們大多由東北作者創作，情感基調無不帶着對過去美好的深切緬懷，使得敘述主體在現實中的失落與上世紀的榮光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熟悉東北這片土地的人對此應該並不陌生，伴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，經濟中心從以重工業為主的東北轉變為以製造業為主的東南，原本被視為「共和國長子」的東北三省的驕傲在新時代不復存在，原有的集體生

活模式也在一點點被新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瓦解和取代。伴隨着國有工廠的改制和倒閉，隨之而來的「下崗潮」成為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傷痛，作家雙雪濤的雙親就是其中一員，他筆下的悲劇故事也多與此相關。

在此之前，紀錄片導演王兵的《鐵西區》是這段歷史最佳的影像詮釋者，在長達九個多小時的記錄中，人們以瀋陽的老工業區鐵西區作為觀察樣本，見證了舊時代的分崩離析。在這部三段式的作品裏，王兵在「豔粉街」一章記錄了一群無所事事的少年，並跟隨他們進入一個個家庭，對比一下時間線，這群少年的年紀和東北80後作家是一致的，後者後來對自我傷痛的表述，可以被看作是對《鐵西區》這種外部視角作品的一種有力回應。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看不見的「新」傷痕：改革開放帶來的

新傷痕時代，傷害往往是隱性的，不具體的，綿軟的，可稱之為「天鵝絨式」的傷害。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，直接後果是精神焦慮、抑鬱等精神分裂症的集體爆發。

應當說《漫長的季節》的主創對歷史有着極強的自覺性，整部劇集就是以不良港商聯合腐敗廠領導造成工廠虧損、工人下崗為開端的，它尖銳地指出正是這種資本與權力的媾和，才造成了後續一系列的悲劇。

學者楊慶祥曾將這種症狀命名為「新傷痕」，他認為如果說1980年代流行的「傷痕」文學反思的是「文革」強加給一代人的傷痛，那麼以東北文學為代表的新時代文學所展現的「傷痕」，就是改革開放。不同的是，在此前時代，傷痕往往是可見的，它有一些具體而現實的表徵，比如戰爭、暴力和政權的更迭帶來的傷害；但新傷痕時代的傷害往往是隱性的，不具體的，綿軟的，是一種可以稱之為「天鵝絨式」的傷害。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，它導致的直接後果是精神焦慮、抑鬱等精神分裂症的集體爆發。

孤獨或精神焦慮的一部分，我們在劇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和《漫長的季節》都能看到相似的主人公，他們或者是開出租的老司機，或者是舞廳裏獨舞的老刑警，也可能是掛着尿袋的前工廠小領導。這些人物或許都有着各種各樣道德上的瑕疵，但創作者卻幾乎公平地對每一個人物給予自己的同情。

黃平是比較早關注東北青年作家群體的學者，他在雙雪濤、班宇等人的作品裏不但讀到了一種濃濃的20世紀末情懷，還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敘事角度，那就是這些以東北為主題的創作，幾乎都是從「子一代視角」出發講述「父一代工人」的故事。

雙雪濤曾在採訪裏提及自己對父輩的認識。他認為「50後」的父輩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，他們在該接受教育的時候沒有機會上學，在經濟改革浪潮中又失去了工作，因此他們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「80後」的後代身上。他試圖通過文學去理解父輩。在雙雪濤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大師》《光明堂》等代表作中，父親的形象往往是忍辱負重的，主人公正是帶着對父親複雜的情感一步步成長的。

如果說1980年代流行的「傷痕」文學反思的，是文革強加給一代人的傷痛，那麼以東北文學為代表的新時代文學所展現的「傷痕」，就是改革開放。

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爹味：動盪中渴望「父親」？

與之形成對比的是，雙雪濤不止一次地書寫因為貧困與人私奔、並拋棄孩子的母親，雖然未必帶着道德討伐的意味，但在其塑造的東北宇宙中，母親始終是缺席且有瑕疵的。而父親們儘管整日喝酒、不理會孩子，也始終是男性主人公內心的榜樣和投射。可以說，雖然我們理解並感動於這波「東北文藝復興」的作品，但帶着女性主義的目光去審視這些作品，其實也不難解讀出一些令人不適的「爹味」。

80後東北作家關於父親的敘述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裏是具有獨特性格的。其實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，反封建家庭和父權制就是中國文學的主潮，「文革」結束後出現的一系列文學熱潮中的作品也是如此。可以說，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和電影，創作者大多對父輩持有批判的態度，他們通過反對精神上的「父親」來表達自己對荒誕年代的不認同，此前也有學者分析過這種文藝作品中蘊含的「弑父」情節。

但正如精神上的「弑父」往往是為了取代「父親」，建立新的秩序，新千年前後，越來越多的文藝作品也出現了不少認同「父親」的流行文化樣本，比較典型的就清宮戲的流行和「刺秦」故事的改變。比如《雍正王朝》《康熙王朝》等電視劇，開始以極為正面的形象去塑造曾被大力批判的帝王形象，再比如張藝謀的《英雄》為代表的「刺秦」故事，也開始認同暴君的邏輯。

這種轉變或許並非偶然，或許與國力的強盛與中央集權的強化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據說央視的清宮戲潮流也是國家文化機器授意的結果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正是這個文藝界的意識形態發生如此改變的時代，也是東北「下崗潮」最痛苦的時期。對於這批少年時代見證過傷痛的東北80後作家（或許也應該包括《漫長的季節》的導演辛爽），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變動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失序，他們在動盪中度過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時期，很難不在內心深處對一個可以保護家庭、維持秩序的「父親」產生渴望。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很少被回憶的妻子

在漫長的婚姻中，麗茹一直在忍受着龔彪的任性胡為，但只要她帶着最初的污點，她就永遠成為那個道德上有虧欠的罪人。

還是回到《漫長的季節》這部劇集，其實它在劇情編排、鏡頭語言和思想主旨上都有可圈可點的地方，但是談及這部影片的性別觀，包括我在內的幾個朋友都連連搖頭。前文提到的美素是王響的妻子，也是十分典型的中國式賢妻良母，她處處以丈夫和兒子的利益為優先，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；反觀王響，在外面是一個對誰都很客氣的「老好人」，在家中對妻兒卻處處頤指氣使，擺出一副說一不二的「一家之主」做派。他對兒子王陽處處看不慣，處處干涉他的選擇，但在其意外離世後，卻又追悔莫及。

最讓人心寒的是，王陽離世後，美素因為絕望自殺，但王響始終心心念唸的只有兒子，他在收養的王北身上彌補自己作為父親的遺憾，卻幾乎很少回憶妻子，家裏也只有王陽的遺像，含辛茹苦的美素就像根本沒

有存在過一樣。倒是觀眾替她鳴不平，在網絡上一再追問：「美素臨終前心裏到底在想什麼，如果王陽把真相告訴母親，事情的結局會不會不同？」

至於主角之一的龔彪，觀眾對他的情緒更加複雜，這個人物是上世紀末工廠少有的大學生，卻被命運耽誤了人生發展，他看上去吊兒郎當，不但什麼家務都不沾手，還偷妻子麗茹的私房錢。但當往事隱秘被揭開，我們才知道他內心的柔軟，不但容忍了麗茹婚前懷着廠長的孩子，還在多年後為了成全對方的夢想選擇離婚還以其自由。

劇集的最後，龔彪意外去世，麗茹才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人如此深愛自己。乍看上去，這個人物有血有肉，是一個傳統意義的好男人，但細心的觀眾卻不難從細節中感受到主創對女性的「惡意」，在漫長的婚姻中，麗茹一直在忍受着龔彪的任性胡為，但只要她帶着最初的污點，她就永遠成為那個道德上有虧欠的罪人。

消失的女性同盟

乍看沈墨是時下流行的「大女主」，以「惡女」形象對抗父權制對純潔女性的塑造，但本質卻是很單薄的。對比男性角色的結構性遭遇，她的遭遇其實更為個體和偶然。

相比較王響、龔彪和馬德勝三人緊密的友誼，劇集裏的女性之間卻充斥着傾軋和不信任。美素討厭表妹麗茹，認為對方不正經；沈墨被大伯性侵，大娘裝聾作啞，她無私幫助了殷紅，後者卻恩將仇報，將其灌醉送給港商推入深淵……縱觀整部影片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種邏輯，那就是只有男性才能拯救陷入困境的女性，只要女性想要自救或者互相救贖的時候，就一定會墮入更深的深淵。

王陽的心上人沈墨其實是碎屍案真正的兇手，但她的命運卻牽動人心。這個人物常年忍受伯父的性侵，即使考上大學也無法擺脫，只能儘快掙錢逃離家庭，卻不得不屈身在維多利亞夜總會這個「魔窟」當中，雖然她僅僅在這個歡場僅僅是一個彈鋼琴的樂手，卻還是被壞人覬覦，最終「黑化」報復所有傷害自己的人。

乍看這個人物是時下流行的「大女主」，以「惡女」形象對抗父權制對純潔女性的塑造，但本質卻是很單薄的。對比男性角色的結構性遭遇，她的遭遇其實更為個體和偶然，在大開殺戒之前，沈墨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除了忍耐就是忍耐，她的美貌成了加速她悲劇的助推劑，也成為她一再被男性戕害的原罪。



《漫長的季節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《漫長的季節》中有多少男性之間互相理解的動容時刻，就有多少女性之間的互相傷害，其對比之明顯，已經不能用一句創作上的偶然來解釋。正如有評論家曾批評「東北文藝復興」的文學作品，部分有凝視女性的嫌疑，《漫長的季節》中的女性不但與男性同樣是歷史轉型期的犧牲品，還是父權制家庭的受害者，但該劇的主創顯然對後者缺乏反思。導演辛爽甚至在一個採訪中解釋：「王響看似是大男人，但其實他家做主的是美素，王響只是說話方式大男人……」

時代悲劇如何終結？

我們不再為父親的無能和失落感到遺憾，不再渴望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親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體，以及衝突權力金字塔的勇氣。

事實果真如此嗎？王響的強勢和打壓帶來的，是美素的失語和兒子王陽的逃離，美素的心臟不好，花費了家中幾萬塊存款，因為工廠的效益，這些年始終沒有辦法報銷，王響如果真的心疼媳婦，他就應該想辦法去廠裏討回這部分費用。而他從始至終所做的就是叫嬌妻去消費了家裏的一輛「桑塔納」。以至於美素生

向廠長討妥這筆費用，叫他從始至終別做的就是吐惜妾丁及真丁家表的「糟」榮培納」，以至於夫系生前一直生活在愧疚當中，在丈夫面前更加唯唯諾諾。

有網友為這部作品落後的性別觀念辯護，認為並不是主創認同「爹味」，而是現實就是如此，劇集僅僅是現實的反饋。但我卻認為，我們雖然無法改變現實，文藝作品卻可以帶領我們部分超越現實。主創對世界的認識或許不體現在角色的善惡是非身上，但往往卻可以通過細節表達。比如，當龔彪終於發現麗茹和廠長的姦情之後，他失魂落魄摔了一跤，鏡頭捕捉到他的鞋破了一個大口子，還特別給了一個特寫，試圖以民間對女性的蔑稱「破鞋」來強化龔彪這個人物的悲劇性，卻恰恰忽視了麗茹其實也是強權的受害者。

行筆至此，我突然想到一個有趣的對比，今年的兩部現象級劇集其實都在網絡上出現了口碑翻轉的現象。以「掃黑」為主題的《狂飆》，原本的正面人物是警察安欣，反派是黑社會高啓強，但在網絡上最受歡迎的恰恰是後者。觀眾不但從他的發家史中看到了勵志，還從他的人生故事裏感受到了情義。《漫長的季節》的本意當然是歌詠父輩的青春和犧牲，卻被網友解讀為「爹味」，他們更願意看到的是年輕一代的守望相助，暗暗希望沈墨可以逃走（這種安排當然也受制於現有的影視審查），她的勝利就是對父權最大的反叛。

以上對兩部劇集評價上的錯位背後，反映的是年輕一代觀念的轉變，我們不再為父親的無能和失落感到遺憾，不再渴望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親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體，以及衝突權力金字塔的勇氣，唯有如此《漫長的季節》中的時代悲劇才能真正終結。